

羣經平議卷二十四

匡書第一

德清俞樾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贈非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卽所謂贈人之母則可也禮可贈人之母不可贈人

之妾周人之來歸贈也以其爲惠公之母而歸之此
辭之可者也以其爲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不可
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
贈以其爲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
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
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
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贈常事本不必
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
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
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

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

疏曰聘弓鏃矢者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卻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郭璞云今之鐸箭是也

櫜謹按鏃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聘弓與鏃矢不倫矣鏃當讀爲候候與聘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轅轅是也使人於它國有所觀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聘弓候

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視也疑穀梁原文本作侯矢
蓋古字侯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
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卽爾雅之鏃矢因加金旁耳
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旣曰脩又
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
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
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蓋聘
弓候矢與束脩之間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
脩也其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相聘以矢
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爲此人

臣之義也候誤作鏃問誤作肉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

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又曰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檄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
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岐
說文支部岐迤也從支白聲周書曰常岐常任今尙
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岐古字通岐莒子而與之盟
者迤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

迨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
廁強盟之旼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
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魯國書曰常如常至今尚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三年

集解曰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
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
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
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
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

通殆未可爲達詁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
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竝以
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荀子王霸篇不敬舊
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證也穀梁傳
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三年
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昭三十
年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竝同桓元年傳繼
故不言卽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
繼正對文繼故猶言繼變謂先君遇弑國之大變也
集解曰故謂弑也此爲目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

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弑范氏殆失之矣

始厲樂矣

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樾謹按穀梁子謂諸侯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僭樂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厲樂厲與僭並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減厲也厲樂與孟子厲陶冶厲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壞故爲始病也厲字並無減義范氏以減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

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樾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塙說文土部塙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鄣乎鄭章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

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罷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

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討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尙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

字從糸從𠂔說文𠂔部𠂔相糾繚也又曰其艸之相
𠂔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其糾二字竝從𠂔爲意艸
相𠂔謂之其絲相𠂔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部所
爲則爲郛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郛宋
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
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郛大
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
麋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
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計是也觀彼討
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

三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
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音如謹古經師多口
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勑勤也結之與謹猶勑
之與勤竝雙聲字

四時之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

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
殺射髀髀死差遲下殺中腸汗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

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
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
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
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竝以一二三爲次不
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
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
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
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二爲賓
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
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

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第一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疏曰州公不以

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越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

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
簡言之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
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
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
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
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
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
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人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
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

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樾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爲同乎己也故時人卽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尙未盡得其旨

故略之也

八年

樾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

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蓋卽涉上文故弗與使而誤衍耳

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

九年

樾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注曰放違也當從之放命卽方命尙書堯典篇方命圯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圯族正義引鄭注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爲失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內爲失正故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